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十六 七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

語林卷十六　　　　明　何良俊　撰

賞譽第九上

孔子嘗曰吾之於人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則孔子但不毁人耳亦何嘗不譽人哉然必試耳余觀東漢喜標樹晉世好加奬飾然一時雖門閥子弟皆賢可施於行列昔人以爲名者厲世厲鈍之具豈不信哉善乎龎士元之言曰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

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夫古多善俗或者用此道也後世欲以深文苛議激振頽風然一遭譏貶而賢者率多自棄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加之慮哉

賈景伯與班固並校秘書景伯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頼陽侯馬防與之語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

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賈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偉節最優時人爲之語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少遊京師與郭林宗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或問汝南范孟博范滂已見郭林宗何如人范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家貧早孤母使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屈伯彥學三年博通墳籍游洛陽見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與李膺

同舟而濟衆賔望之以為神仙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兖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世目陳仲舉陳蕃已見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周璆已見瀏瀏如松下風世說作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

一云世目頴川李府君李膺已見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朱穆已見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頴川爲之目曰荀氏八龍慈明荀爽已見無雙范曄後漢書曰荀淑字季

和為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為神君卒年六十七李膺自表師喪去官生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遂改曰高陽里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爲賓客 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踈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欲殺之戩引辭正色卓雖凶戾屈而謝之故將王允被害戩棄官收斂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遂辟為掾

爾時禰正平 張騭文士傳曰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

來游京師 范曄後漢書曰興平中衡避難

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詆呰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戩歎曰所謂劒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顔冉仲弓也

阮元瑜少有雋才應機捷麗嘗就蔡伯喈學蔡歎曰童子奇才朗朗無雙

平原陶丘洪青州先賢傳曰陶丘洪字子休平原人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舉劉正禮爲茂才范曄後漢書曰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父寵會稽太守繇為揚州牧時袁術據淮南繇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南奔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奔豫章是公山弟范曄後漢書曰劉岱字公山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

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黄巾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洪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陳長文陳群別見與孔文舉共論汝潁人士陳曰荀文若荀彧已見公達魏春秋曰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幃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之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休若荀氏家傳曰荀衍字休若彧第三兄友若荀諶字友若彧第四兄袁紹在冀州以諶為謀主也仲豫荀氏家傳曰荀悦字仲豫

或從父兄也父儉朗陵長祖淑朗陵侯相　張璠漢紀曰恍清虚沉静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被詔删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當今並無對

脂元升以哭孔文舉尸魏太祖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原元升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魚豢魏畧曰脂習字元升京兆人公府辟舉髙第天子西遷及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魏文帝初受漢禪群臣皆揚魏德衛臻獨稱漢美文帝

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王仲宣爲泥下潛蛙

龐德公目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諸葛武侯甚知蔣琬用爲長史常曰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鍾士季（鍾會已見）入蜀甚知姜伯約謂長史杜元凱曰（杜氏新書曰杜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　王隱晉書曰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

也著左氏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作盟會圖春秋長歷成一家學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

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諸葛誕夏侯玄並已見不能過也

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母居好鄭氏學傳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　孫盛雜紀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蜀志曰亮辟維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　郤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

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張子綱張紘已見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雕磨益光不足以損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裴徽已見何鄧二尚書何晏鄧颺並已見劉太常劉寔已見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殆白日欲寢矣晉書曰劉寔弟名智字子房貞素有風少貧負薪自給讀誦不輟以儒行稱

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

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足以回其顧妙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群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量哉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陸士衡與弟士龍俱有雋才張司空張華已見見而悅之常曰伐吳之利在獲二雋

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孤松之獨立

嵇君道嵇含已見云吾在洛嘗與二陸談陸機陸雲並已見覺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氷秋風之掃枯葉

世目鄧士載爲伏鸞陸士龍爲隱鵠

衛伯玉明識清允傅蘭碩傅嘏已見極貴重之比之甯武子晉書曰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父覬魏尚書瓘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在位以任職稱鄧艾鍾會伐蜀瓘以侍中持節監艾會軍事

張茂先甚重成公簡王隱晉書曰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

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由是默識過人　嘗曰公簡清靜比揚子雲揚雄自叙曰雄為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默識擬張安世班固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以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

顧彦先少有珪璋符采朗澈弱冠仕吴爲黄門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許稱爲大才令望

衛叔寶是樂彦輔壻衛玠樂廣並有海内之名裴叔道嘗稱

之曰婦翁氷清女壻壁潤裴遐已見

周中丞顗目裴逸民曰裴公若武庫五兵縱橫晉諸公贊曰裴頠字逸民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嘗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談欲說理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尚虛無笑而不言

山季倫薦蔡克於王太尉曰蔡子尼今之正人太尉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太尉聞克在選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山簡王衍蔡克並已見

王平子風韻邁達甚爲從凡濬沖夷甫所知四海士人

一爲平子品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巳經平子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仕至荆州刺史

王大將軍甚重王太尉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王武子爲本州大中正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訪問闗求孫子荆品狀張隲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仕至馮翊太守王曰此人非鄉評之所能名乃自爲之目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

王東海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一時服其約而能通王太尉雅貴重之比之南陽樂廣王承王夷甫並已見

世目杜弘治清標令上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成帝納乂女為后

世說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二說與此並小異

世目阮遥集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諸葛道明諸葛恢已見初過江名稱亞於王丞相庾太尉王導庾亮丞相甚知之甞謂曰明府終爲黒頭公

王丞相拜司空時諸葛道明在坐丞相指所著冠語道明曰君當復著此

蔡司徒甚重劉王喬劉疇已見常歎曰劉王喬若過江司徒公之美選也蔡司徒别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禄録尚書事揚

州刺史

高坐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甚爲王丞相所知周僕射周顗已見領選撫其背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高坐别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到中土止於大市中王丞相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明帝於冢邉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神彩秀澈正體嶷然儕輩不敢褻汝南貴泰淵

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將復舊風清我邦族矣

桓茂倫見謝太傅小時歎曰此兒風神秀澈後當不減王東海桓彝謝安王承並已見

王世將髙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于石頭會世將至爾曰迅風飛颿世將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丞相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王廙别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

李充言潘安仁之文如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庾公目王右軍清貴有鑒裁按世說云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與此語復小異

世人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世說作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無上謝安一句

支道林清談著名一時風流貴勝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然獨重郗嘉賓稱爲一時之雋

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太傅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畧其玄黃

取其駿逸

王長史王濛已見問孫興公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郭子玄定何如文士傳曰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殷中軍識度清遠當時比之管葛屏居墓所幾將十年

王濛謝尚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因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

貽浩書曰當今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足下少標令名十數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耶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狥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此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未定弊風未革也浩固辭不起簡文帝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為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簡文荅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令紘領不振晉網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耶由此言之足下去

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宏思之静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懐率群情也

劉尹亡後孫興公爲之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當時以爲名言

孫興公目劉眞長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謝鎮西 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齠齓喪凡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温嶠唁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淚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 與羅君章爲方外之友

羅府君别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彦曾孫滎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别駕遷散騎常侍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

還家庭中忽蘭菊挺生此亦至行之徵也常稱之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荊楚而已

孫興公云庾太尉雅好所托常在塵埃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世目王苟子曰流奕清舉苟子王脩小字　文字志曰王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

桓南郡既誅司馬元顯見謝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那得不敗遂令謝景仁年三十方作著作郎

阮萬齡與袁豹江夷相係爲孟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南史曰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光禄大夫萬齡少知名為孟昶建威長史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風韻爲高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謝叔源襲爵望蔡侯目康樂凜凜如霜

臺寵曰

謝方明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高祖常稱之曰謝方明

可謂名家駒直置便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或云是劉穆之語沈約宋書曰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父弟父沖中書侍郎方明爲高祖中兵主簿事思忠益知無不爲遷侍中丹陽尹

王令明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沈約宋書曰荀伯子潁川潁陰人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戲遨遊閭里故失清塗解褐駙馬都尉仕至東陽太守

謝法曹惠連已見幼有才悟性至輕脫不爲父方明所知靈

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

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

書亦在郡内靈運又以為絶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

此而尊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

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去

謝宣遠謝瞻已見諸人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尚書

謝混已見特所敬貴號曰微子嘗語諸人曰汝雖才義豐辯

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固當共推微

子

謝尚書目弘微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

宋世爲之語曰王光禄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南史

曰王遠字景舒太保弘弟光禄大夫孺之子也仕至光禄勲

王僧祐少便聰悟叔父景元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

不作率爾人僧祐已見

宋文帝見王征南王僧虔已見所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

敬方當器雅過之

顔特進（顔延年已見）爲徐羨之諸人所忌出爲始安太守謝領軍（謝晦已見）謂顔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殷黄門（殷景仁已見）亦語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

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南史曰瓚之王敬弘子也官吏部尚書謚貞子）江湛（已見）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宋書曰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舉秀才除中軍參軍歷官吏部尚書）

王智少簡貴有高名（南史曰王智琅琊人祖穆臨海太守司徒謐之兄）宋武帝

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南史曰帝與劉穆之議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議論

吳郡陸法眞歷官有清節爲劉秀之安北録事叅軍太山羊希南史曰羊希字泰闓太山南城人羊元保之從子少有才氣爲尚書左丞與安北咨議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録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治身清雅至有志節年髙官下秉操不衰冀當日夕相與申意南史曰孫詵字休群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官御史中丞

張景山張岱已見與凡太子中舍演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

永弟廣州刺史辯俱知名時人謂之張氏五龍

釋曇穎屬意宣唱天然獨絶張暢聞而歎曰吐辭流便足騰遠理高僧傳曰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

張永嘗請斌公開講釋曇斌已見永問斌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言有沙彌道慧法安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梁惠皎高僧傳曰道慧姓王餘姚人十一出家為僧遠弟子嘗講成實張融搆難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法安述佛性高僧傳曰釋法安姓畢東平人七歲出家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二人神色自若敘致無遺永問年幾慧言十九安言十八永歎曰

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稱義少

王仲寶張思曼甚知孔廣仲寶嘗言廣來使人廢簿領思曼數巾車詣之每歎曰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王儉張緒

已見南史曰孔廣字淹源會稽人美容止善吐論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也劉綽

宋拾遺曰帝嘗召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既出帝目送之歎美不已

張思曼少知名清簡寡欲父鏡語人曰此兒今之樂廣

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常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袁吏部袁粲已見語人曰近見張思曼殊有正始遺風

劉叅軍劉璡已見至吴語人曰吾聞張思光與陸慧曉並宅中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命駕酌而飲之曰飲此則

鄙吝之萌盡矣

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梁慧皎高僧傳曰慧亮姓董先為東阿靖公弟子後立寺於臨菑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集千里命駕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釋道安竺法汰並已見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高僧傳曰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為師後住江陵辛寺袁粲請為母師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閒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而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張思光年弱冠道士陸靜脩以白鷺羽麈扇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

張思光清抗絶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獨重衡陽王語從凡思曼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王仲寶（王儉已見）少便不凡袁司徒（袁粲已見）見之歎曰宰相之門栝栢豫章雖小已是棟梁器

劉祭酒（劉瓛已見）少有至性母孔氏甚嚴明語親戚曰阿稱

字㺚小便是今世曾子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馬顧琛家一公兩掾英英門戸陸子眞五世内侍我之流亞

齊高帝輔政百僚脱屣到席蔡長史躡屐不改南史曰蔡約字景撝濟陽考城人興宗子也尚宋孝武公主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仕齊為司徒左長史辛官太子詹事帝謂江祏曰蔡郎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南史曰江祏字宏業濟陽考城人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為東昏所誅

王瞻六歲時從師讀書有伎經門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虔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南史曰王瞻字思範弘從孫也少逸遊為閭里患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仕齊至御史中丞梁臺建遷吏部尚書

袁尹袁粲已見在郡嘗於後堂夜集劉祭酒在座劉是眞長六世孫袁指庭中柳樹謂劉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清德不衰

褚司徒褚淵已見嘗集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坐

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袁尹見江叔文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南史曰江斅字叔文濟陽考城人祖夷右僕射父湛吏部尚書斅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

庾杲之詞令和潤善於音吐蕭子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衛率世祖令對魏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陸明霞是張思光外甥好學通博兼善書畫風韻舉動頗類於思光時人為之語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南史曰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建康令有清名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歷官以清正稱仕至金紫光祿大夫

謝參軍謝超宗已見一日詣東府門自通爾時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

褚侍中褚炫已見小便清簡為舅王景文所知司徒淵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

徐孝嗣已見出為吳興王僕射儉贈四言詩曰方軌叔茂

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行狀
褚中郎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爲衆所瞻南史曰褚向字景政祖淵司空父蓁太子詹事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没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仕梁卒於北中郎爲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
宏治推華杜乂子嵩幝量庾敳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南史曰謝舉字言揚謝瀹子也幼好學與兄覽齊名十四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為太常博士與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驟二龍於長塗為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

世目何散騎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氷暑月亦有霜氣

周彦倫目慧隆道人曰隆公蕭散森踈若霜下之松竹高僧傳曰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學無師友卓然自悟

劉孝標已見劉峻目劉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何佟之梁典曰劉訏字彦度平原人與陳留阮孚李紳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鑚尋典奥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梁書曰劉歊字士光劉懷慰之子生夕有香氣滿室幼有識慧十二讀莊子逍

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荅皆有情理家人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不娶不仕與族弟訏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謚貞節處士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梁武帝欲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撙南史曰蔡撙字景節興宗子也少方雅退默凡弟並知名為吴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種白莧紫茄以為常膳詔褒其清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云得戴安道之法柳吴興柳惲已見特盡其妙齊竟陵引爲法曹參軍雅被賞狎王甞置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以授吴興吴興彈爲雅弄

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劉璠梁典曰梁武帝嘗語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劉長史幼聰敏善屬文南史曰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起家著作郎左遷臨賀王長史王中書融深賞異之常歎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孝綽小字

陸佐公少爲外祖張岱所異岱語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劉璠梁畧曰陸倕字佐公吴郡人慧曉子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

梁武革命之事沈休文頗相匡贊後帝以語范尚書曰平日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今日才智縱横可稱明識尚書荅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梁昭明在東宮雅好文學嘗與王記室筠劉長史孝綽陸庶子倕到舍人洽四人並已見殷常侍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語曰所謂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梁書曰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群書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仕至散騎常侍

王詹事筠幼便警悟及長清静好學沈尚書約每見其所著輒嗟咨吟咏以爲不逮嘗語詹事曰昔蔡中郎一見王仲宣稱爲王公孫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絶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張士簡張率已見與同郡陸佐公幼相友狎同載詣左衛將軍沈休文適值任彦升在坐沈謂任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

簡文素重蕭景陽（蕭子顯已見）在東宮時引爲促晏景陽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

到長史（洽）齊末覩世方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樂安任昉與洽凡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

復似淩寒竹

庾彥寶庾詵已見子曼倩梁書曰曼倩字世華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為中錄事後轉諮議參軍早有令譽為世祖荊州主簿每出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梁書曰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父虬齊國子博士謚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摯虞三輔決錄註曰田鳳字秀宗為郎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清屬桓階桓階別傳曰階為尚書令文帝行幸見諸子無褌褌上摶手曰長者子無褌是日拜三子為黃門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梁元帝嘗云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人重汝南周宏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

王威明爲黄門侍郎時湘東王梁元帝別見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威明爲酒令威明曰江左以來未有玆舉蕭琛傅昭在坐並謂知言南史曰王規字威明王儉之孫王騫子也十二畧通五經及長博涉有口辯仕至太子中庶子

衛尉趙知禮見袁德章少時歎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

陳汝之風　南史曰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馬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憲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漑愛其神采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曰二賢雖窮奥賾得無憚此後生何謝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客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

江揔持幼便聰慧神采英抜　南史曰江揔字揔持濟陽考城人江斆之曽孫祖蒨光禄大夫父紑南康王主簿揔七歲而孤聰敏有至性梁時為太子中舍人仕陳歴尚書令入隋拜上開府

甚爲瑯邪王元禮王筠已見范陽張纘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宏策子也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發性好學凡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南陽劉之遴所重之遴嘗酬揔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鄰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艶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志共遨遊休沐忘退食昌用銷鄙吝枉趾邁顏色上下數千載揚摧吐胸臆其爲通人欽挹如此

陳後主在東宮時張譏爲東宮學士有玉柄麈尾至佳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張譏

耳即手授讖

陳後主嘗幸鍾山召從臣於松林下共談敕張譏竪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取松枝手以屬譏曰此可代麈尾顧語群臣此即張譏後事

陳永陽王臨吳郡聞陸慶名請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慶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舍穿壁觀之後語榮曰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玆 南史曰陸慶吳郡人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爲婁

令陳天嘉初徵散騎侍郎不就

何妥少機警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時蘭陵蕭慎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慎隋書曰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為湘東王誦書江陵平入周為太學博士隋除散騎常侍終國子祭酒

語林卷十六

語林卷十七　　　　明　何良俊　撰

賞譽第九下

杜子光童孺時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不貫綜一時稱為舞陽杜孔子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杜育字子光濮陽舞陽人

崔司徒崔浩已見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北史曰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曽祖諶晉司空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仕慕容氏俱以儒雅稱神䴥四年太后辟召儒雋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崔浩欲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

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不納後終以此敗

高伯恭高允已見少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人魏收魏書曰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符堅徵為太子舍人不就魏道武以為黄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

魏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盧幼章歎之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士北史曰盧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涉歷群書兼有文義風采閑潤進退可觀太平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

范陽祖元珍祖瑩別見與陳郡袁景翔齊名秀出北史曰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

袁

濟陰王元暉見温子昇文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凌顏轢謝含任吐沈北史曰温子昇字鵬舉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寃句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永熙中為散騎常侍領本州大中正

魏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

年更覩雙璧黄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北史

曰陸暐字道暉弟恭之字季順代人也世領部落祖俟仕魏封東平王父凱官至正平太守暐除伏波將軍嘗擬急就章為悟蒙章及七誘十酢章表數十篇恭之有操尚位東荆州刺史所著文章詩賦千餘篇

楊遵彦小時夙成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當求之千里外耳

楊遵彦典選時以六十人爲一甲楊令其自敘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其

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三國典畧曰東魏以楊愔典選愔令選人自敘不省文簿次第呼之嘗誤呼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有職人魯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驢遥見我不下以方麹障面我何不識卿耶漫漢驚服

楊遵彥作文德論楊愔已見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

楊遵彥欲引崔彥通崔瞻已見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盧曰我比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之親通理當相悉思道荅曰崔瞻文辭之美實有可稱但

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没

北齊廢帝爲太子時嘗集諸儒講孝經問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許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顔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

魏帝嘗季秋大射普令群臣賦詩魏佛助魏收小字詩末云

尺書徵建業折簡名長安文襄壯之顧謂諸人曰在朝

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

盧子均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思道已見北史曰盧昌衡字子均沉靜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行草書

王沙彌王晞小字已見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昕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憂其不進也

吏部郎中陸卬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續世說曰北齊任城王亦稱德林曰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

李德林爲文辭覈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柳𧨏敬少有遠量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已見諮議見柳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兹北史曰柳

莊字思敬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博覽墳籍兼善詞令隋給事黃門侍郎

辛懷遠與二凡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崔鴻前涼録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父奭尚書郎

鎮南長史恱壽謂南海王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宏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鞘一手翻漢書越國公楊素已見遇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躭學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

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荅云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

虞世基拜内史舍人時柳顧言博學罕所推許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内當共推此一人

薛收與弟德音元敬齊名號河東三鳳時目收爲長離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少爲鵷雛

太宗登極曰語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唐太宗嘗稱虞永興（虞世南已見）有五絶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

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肉譜或謂虞秘監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有以改之秘監曰昔任彦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改倉曹爲人物志（隋唐嘉話曰李守素趙州人太宗署爲倉曹參軍甚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勲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行譜）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

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大業雜記曰劉子翼字小心劉禕之之父仕隋至著作郎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

賀德仁與兄德基俱以辭學見稱時人爲之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以辭學見稱德仁仕陳官吳興王友

太宗嘗宴群臣于積翠池酣樂賦詩魏徵賦西漢其卒

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太宗征遼東拜楊宏禮爲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䠶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上下望見其袍仗精整人人盡力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劉昫

唐書曰楊宏禮隋尚書令素弟岳之子高祖受禪襲爵清河郡公太宗征遼以宏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

太宗嘗曰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

人自加憐愛劉昫唐書曰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

谷那律淹識群書褚遂良目爲九經庫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群書官至弘文館學士

張文瓘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語人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

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之河間東平至於孝

行曾閱不能過帝由是寵遇益厚劉昫唐書曰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武德八年封吳王改封霍王

薛元超爲高宗所知時在中書特承恩遇嘗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重其文學政理之才嘗語之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唐詩紀事曰元超薛收之子高宗時為給事轉中書舍人薦任希古郭正一崔融等皆以才名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骨

李義府已見初進以李大亮劉洎之薦太宗召令詠烏李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

帝曰當以全枝借子何止一枝

韋思謙調官有微累吏部尚書髙季輔曰自吾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可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

皇甫公義引韋思謙爲沛王府倉曹曰公豈是池中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

鳳閣侍郎杜景佺文章智識並髙遠時號爲鶴鳴鷄樹

盧昇之爲鄧王府典籖王甚知之嘗語諸人曰此即寡人相如唐詩紀事曰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為

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黄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沉潁水

張鷟文章俊敏凡應八舉皆登甲科騫味道嘗稱之曰此生天下無雙

續世說曰張鷟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綵成文降於庭中其祖謂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也為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庭因名鷟鷟員半千嘗見其文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選萬中未聞退時時目為青錢學士

崔尚書

崔湜已見

甚重其弟潤甫嘗語人曰液子我家龜龍

唐詩紀事曰崔液字潤甫仁師子湜之弟也工五言官殿中侍御史坐湜故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

貟半千本名餘慶嘗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語之曰五百年一賢者生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孔季詡在秘書陳子昂每爲之目曰神韻清遠可比衛玠

魏知古亡後宋廣平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唐詩紀事曰魏知古深州人相睿宗薦洹水令呂太一司功參軍齊澣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遥補闕袁暉封希顔伊闕尉陳希烈後皆爲聞人

李元紘爲相務峻崖檢夸進者憚之宋廣平嘗曰李侍

郎引宋遥之美黜劉晃之貪貴為國相家無留儲雖李

文子之德何以加諸劉昫唐書曰李元紘京兆萬年人少謹厚為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寺僧爭碾磑元紘斷還寺僧竇懐貞為雍州長史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揺動竟執正不撓懐貞不能奪開元中中書侍郎

李乂嘗典選請謁不行時人為之語曰李下無蹊徑唐詩紀事曰李乂字尚真趙州人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内名沉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初為黄門侍郎姚崇為紫微令薦為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權

張燕公張說已見嘗曰沈三兄沈佺期已見詩直須還他第一

揚再思每目徐堅為鳳閣舍人樣

韋氏孝友文學有承慶嗣立　劉昫唐書曰韋承慶字延休嗣立承慶異母弟也父思謙則天朝納言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王祥王覽

邃音樂有萬石　劉昫唐書曰萬石韋挺之子有學業而善音律為太常卿增損郊廟燕會樂調時以為稱職

達禮儀則叔夏　劉昫儒學傳曰韋叔夏左僕射安石凡也精通三禮官國子祭酒撰五禮要記

史才博識有述　劉昫唐書曰述勒成國史一百十三卷事簡而記詳有良史才蕭頴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述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長者澹於勢利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以來草隷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

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時趙冬曦兄弟亦有美名唐詩紀事曰趙冬曦定州人開元初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張燕公嘗語人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韋述是元行冲姑子性好學嘗入行冲書齋忘寢與食行冲引與之談貫綜經史事如指掌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

張燕公嘗稱許景先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實一時之秀唐詩紀事曰許

景先常州人景先獻賦李迥秀見之曰是宜付太史後與齊澣王卯韓休更知制誥

玄宗嘗早朝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汝陽王璡是寧王長子丰儀秀整玄宗甚愛之嘗曰花奴姿質明瑩必神仙謫墮也寧王隨短之上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相須有英特之風深沉之候花奴但端笑過人當得公卿間令譽耳劉昫唐書曰寧王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追贈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王與賀知章褚廷誨為詩酒之交

房太尉每見元魯山即終日歎息嘗謂李遐叔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頓盡劉昫唐書曰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平章事融之子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蔭補宏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讀書凡十餘歲天寶末官至憲部侍郎玄宗幸蜀奔赴行在拜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奉使靈武冊立肅宗抗疏自請將兵戰敗于陳濤斜

韋陟以父安石憤激致斃與弟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強調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此矣韋安石韋斌並已見劉昫唐書曰韋陟字殷卿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遘疾卒于虢州

賀知章已見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已見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賀知章見李太白稱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陸象先與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皆有名當世僧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語人曰陸氏兄弟皆有士行古之荀陳何以加之

吉頊為吏部侍郎用陸景初陸象先先名景初已見為洛陽尉其父元方時亦在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為官擇人至公

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

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歎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是年果擢上第唐詩紀事曰元結字微之蘇源明薦於肅宗時思明攻河陽帝召結詣京師結上時議三篇擢監察御史發宛葉軍屯泌陽全十五城帝善之代宗時侍親歸樊上拜道州刺史民樂其教始號猗玗子後稱浪士又曰漫郎吏曰聱叟

闍士和嘗評擢歷世文章獨推蕭穎士以爲聞蕭氏之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皇甫冉是玄晏先生之後張曲江深愛之嘗曰皇甫生清頴秀拔有江徐之風唐詩紀事曰皇甫冉字茂政常州人大歷二年遷右補闕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曰皇甫補闕自擢桂禮闈遂為高格往以世道艱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

李遐叔著含元殿賦成以示蕭茂挺茂挺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姚合極玄集曰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載進士終尚書郎太清宮使　郎士元字君胄天寶十五載進士與錢起齊名歷拾遺終潁州刺史

劉捷卿劉迅已見在都嘗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顧語賓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

劉忠州每與劉捷卿談輒語曰聞劉公清言皇王之理盡矣唐詩紀事曰劉晏字士安八歲獻頌泰山行在帝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傍午號神童

良俊按宋祁唐書劉知幾第五子劉迅傳中有此二事又摭言李華三賢論其論劉慎虛亦載此事不應二人同時事都不異然三賢論又謂慎虛名儒大官

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爲五說條貫
源流備古今之變今考劉昫宋祁唐書及李肇國史
補作五說者正劉迅也且劉迅父知幾史才無對官
至崇文館學士叔知柔以文章政事致位尚書右丞
凡貺餗彙秩弟迥本傳中皆有述撰則所謂名儒大
官之家與兄弟以學著者非迅而何且二唐書都不
載劉慎虛事豈摭言稱慎虛門閥風望如此而正史
顧遺之耶則慎虛之爲迅無疑迅本字捷卿或慎虛

其別字也但正史不著迅有別字與其能詩而詩家序論亦不詳其所出乃知記事者固多疎漏也

陳郡殷寅名知人見劉捷卿歎曰今之黄叔度也

李揆𦙍在中書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是朝廷羽儀

文宗嘗問魏謩卿家書詔頗悉存不劉昫唐書曰魏謩字申之五代祖徵貞觀朝名相謩至撿校右僕射儀容魁偉言論切直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竟以語詞太剛為令狐綯所忌謩對比多失墜惟故簪笏在詔令上送時鄭覃曰在人

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劉昫唐書曰鄭覃故相珣瑜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文宗尤重之官至守司徒

元稹已見爲翰林承旨朝退行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寮望之歎曰豈腸胃之章映日可見乎

顧逋翁顧況已見恃才凌物於文章少所推可見白居易之文即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絶今復得子矣

有人言牛僧孺可爲御史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爲中丞

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

牛奇章鎮江夏辟柳仲郢爲從事仲郢有元公之風動

修禮法奇章歎曰茍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

柳璨爲左拾遺公卿託爲牋奏時譽曰洽以其博奥目

爲柳篋子 劉昫唐書曰柳璨河東人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弟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爇木葉以照書

趙光逢方直温潤當時目爲玉界尺 孔平仲續世説曰後唐趙光逢幼嗜典墳動守規檢弟光胤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請不言中書事清靜端默如

此

劉子儀愛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為終身記耳

李穆有清識然獨重徐寶臣（徐鉉已見）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唯有徐公（涑水記聞曰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温厚好學周世宗時為左拾遺太祖登極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朝除中書舍人母卒哀毀過人未終喪而卒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没非穆不幸乃國之不幸也）

李穆從王昭素學易昭素語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

吾意表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王昭素先生酸棗人博學通五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賜坐逾月遣還

陳彭年已見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王冀公王欽若已見自江寧歸再秉機軸魯宗道時爲參政凡聚議多冀公不堪冀公語曰掌武相公在政府日參政豈敢如此魯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企旹公執政平允宗道亦何敢異同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魯宗道字貫夫亳州人官

至參知政事當時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宋景文宋祁巳見云左太沖詩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宋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詞以為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

歐陽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稚圭嘗因事歎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

文彦博守成都見文與可奇之嘗曰與可襟韻灑落如

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二蘇初赴制舉到都是時同召試者甚衆一日韓魏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耶此語既傳由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程伯淳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王荆公司馬温公吕申公韓黄門四人並已見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

罕得而預時目爲嘉祐四友

王介甫與吕申公素相厚善嘗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邵氏聞見録曰王介甫嘗簡晦叔曰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容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為中丞後議新法不合始謂晦叔有驩兠共工之姦矣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棐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記

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間海外詩

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

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

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傍遽詆訿之公不荅

讀至再三又携之而起且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

也客大慚

崇寧大觀間朝廷禁止蘇公文章賞錢增至八十萬禁

愈嚴而傳愈盛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

自覺氣索而人謂之不韻

叅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説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説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黄金自有妙處叅寥曰老坡牙頰間别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

蘇欒城云子瞻諸文皆有竒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莫及也

蘇欒城云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折還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蘇子由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

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

黄太史黄庭堅已見年十七八時自稱清風客俞清老見而目之曰奇逸通脱眞驥子墮地也石林避暑録曰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黄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

黄魯直見謝無逸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彭乘墨客揮犀曰謝逸字無逸臨川人有高才江南勝士也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朱世英為撫州舉八行不就

蘇子瞻自海外歸與米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絶

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絶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眞見之及得寶月卷賦誦之以為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荅云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芾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特妙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眞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價

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中時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

游宦紀聞曰胡伸字彥時新安人終符寶郎　宋史曰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官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辭人皆傳之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宋史曰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

孝祥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虞允文當國欲用為右正言中貴人陰沮之出為通判荆南府

趙汝愚嘗稱劉光祖論諫激烈似蘇子瞻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為知言

宋史曰劉光祖字德脩簡州陽安人為右正言上章言事讀之有流涕者劾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老成零落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糾劾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

御史胡紘希韓侂冑意誣趙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言朝士中有推汝愚宗派出楚王元佐爲正統所在蓋指游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遂不書仲鴻名宋史曰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趙汝愚一見即敬之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除利路提點刑獄而卒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慶元黨人游公之墓

趙汝愚罷相游仲鴻力求外除朱仲晦聞其出歎曰信蜀士之多奇也

謝枋得豪爽性好直言每與人論古今治亂及天下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嘗稱之曰謝君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謝枋得已見行省叅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金人之待二帝亦慘矣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

小人謂梓宫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令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聽

董師中小時敏悟右相唐古額爾衮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金史曰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少聰敏好學強記擢皇統進士官尚書左丞謚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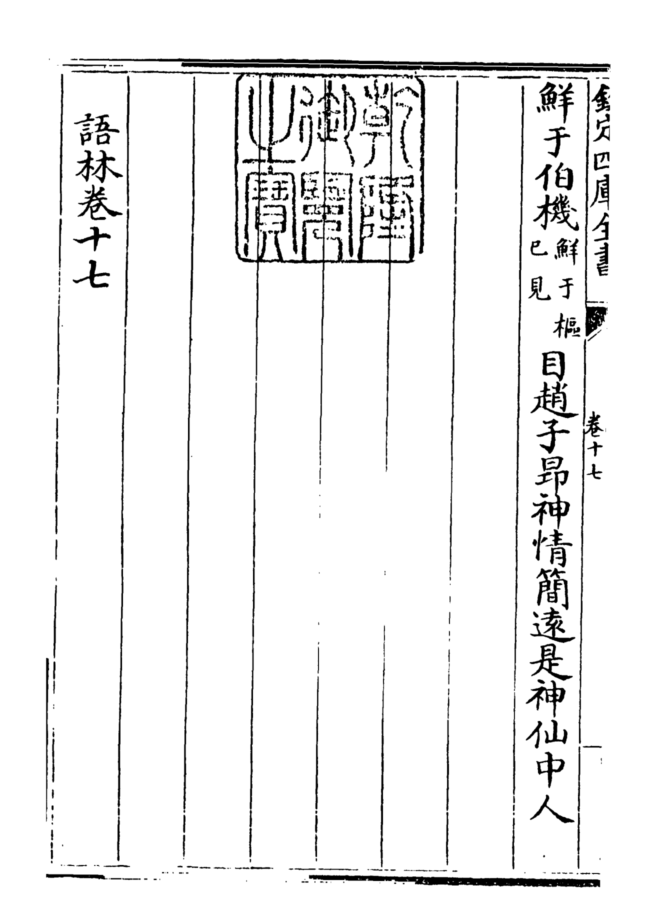
黄文獻平居和易煦如陽春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勢人之門一時稱其高風勁節如氷壺玉尺纖塵弗汚元史曰黄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

星墜于懷乃有娠濟生而俊異迨長以文名于四方與同郡柳貫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儒林四傑官侍講學士謚文獻

元仁宗嘗目趙子昂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絶倫旁通釋老求之當代罕見其儔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横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昂嘗語人曰姚子敬天資高爽相見令人怒不見令人思



鮮于伯機鮮于樞已見目趙子昂神情簡遠是神仙中人

語林卷十七